



特別  
〜21  
4250  
5



121
4250
5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隻牛兒學種田  
也知老去無多日

為利為官終幻客  
世間萬物俱增價

結間茅屋向林泉  
且向山中過幾年

能詩能酒總神仙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  
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  
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



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羅十二歲爲丞相，十三歲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髮白齒落，背曲腰彎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師。尚父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爲軍師。佐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於齊國，又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歿。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郎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

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蹉跎不遇，就怠慢他。這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穀，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

早發還先萎

遲遲澗畔松

鬱鬱含晚翠

閒話休題，却說國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覆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遊庠，超增補廩。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在眼裏。實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

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落靴連十三元也只算他便袋裏東西真個是足躡風雲氣冲牛斗何期才高而數竒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窮秀才家全虧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做個讀書本錢若出了學門少了這項來路又去坐監反費盤纏況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筭計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讓貢情願將幾十金酬謝鮮于同又得了這個利息自以爲得

計第一遍是個情第二遍是個例人人要貢個個爭先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一連讓了八遍到四十六歲兀自沉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隊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保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勃然發怒起來道你勸我就貢止無過道俺年長不能個科第了却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正昧着心口做上儘可榮身肥家只是

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幾篇爛舊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不止於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復命，參論的，但是進士官，憑你叙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末，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道。

此一臣者，官箴雖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拚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事。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悔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懊惱，喫順氣丸，度日遂吟詩一首，詩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

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鳳歌誠恐殆

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終無分

寧可青衫老此身

鐵硯磨穿豪傑事

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弘。五十歲讀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為詩識。此是後話，却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其志愈銳。怎奈時運不利，看看五十齊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改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舉年，分第一個攔場告考的，就

是他討了多少人的厭賤。到天順六年，鮮于同五十七歲，鬚髮都蒼然了。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裏談文講菽，媿媿不倦。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為笑具，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興安縣知縣姓蒯，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為朽物，口呼先輩，甚有戲侮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裏錄科。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眼

力從公品策黑暗裏拔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脉、必然連捷、通縣秀才皆莫能及、衆人拱手聽命、却似漢皇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鬚髮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瞧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在誇、不在替、先輩今朝說、嘴慣休、羨他莫白、嘆少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管、不須幹、序齒輪流。

做領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恠物笑其名、叫鮮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鮮于先輩又起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間看錯文字、今日衆人屬目之地、如何番悔、忍着一肚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嗔中帶喜、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回衙悶悶不悅、不在話下、却說鮮于同少年時、本是個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曾灰、却也是



澤畔屈原吟獨苦

洛陽李子面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興頭到學道考試未必愛他文字虧了縣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舉喜孜孜去赴省試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溫後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見都猜道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閒自在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幾聲口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見與安縣蒯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于同自想

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個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又道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錯取了鮮于先輩在衆人前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士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憤憤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

于同這件于紀筭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折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于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笑具僥侍了蒯公好生驚異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蒯公道那鮮于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壓服後生情願把一卷換他主司拈堂上扁額道此堂既名爲至公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古龍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

遂不肯更換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正是

饒君用盡千般力

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

依舊收將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先輩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纔中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文字必然整齊如何反投其機原來鮮于同爲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自謂遇合十有八九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篇二場三場仍復如此十

用一分計  
電得不穩

分才學不曾用得一分出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占了個高魁也是命裏否極泰來顛之倒之自然湊巧那與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眾同年序齒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俱各歡喜惟蒯公悶悶不悅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慇懃蒯公愈加懶散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興加厚之意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子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語只勸他選了官罷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官今日纔中得一年鄉試怎

肯就舉人職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聞里中秀才會文他就袖了紙墨筆硯捱入會中同做憑眾人耍他笑他嗔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眾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歸以此爲常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矍鑠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却填做詩經不是禮記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詩經應試事有湊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爲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

避老得老  
天所以警  
蒯公又烏  
知天所以  
愛蒯公乎

科給事中之職其年又進會試經房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于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于先輩中與不中都不干我事比及八簾閱卷遂請看詩五房卷蒯公又想道天下舉子像鮮于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鮮于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旨必然十分透徹後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四經

整齊但是有些筆資的不妨題吉影響這定是少年之輩了閱卷進呈等到揭曉詩五房頭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卷看時却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于名同習詩經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笑具氣得蒯遇時目睜口呆如稿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

悔却從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却没有兩個鮮于同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候其來謁叩其改經之故鮮于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蒯公嘆息連聲道

真命進士真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比前反覺厚了一分殿試過了鮮于同考在二甲頭上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替他氣悶他欣然自如却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蒯公置之死地却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覷所以蒯公不致喫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在各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遂得從輕降處蒯公自想道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若不中得這個老

門生今日性命也難保乃往鮮于先輩寓所拜謝鮮于同道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効勞止可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自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問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俸金微薄表情而已光陰荏苒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陞知府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鮮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有信至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嚷罵了一場查家走失了個小廝賴蒯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蒯敬共無

力對理，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蒯公子逃匿，人命真情，差人雪片下來捉人，家屬也監了幾個月。闔門驚懼，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己情願，有何不從？即將鮮于同推陞台州府知府，鮮于同到任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門謠言放刁，鮮于同只推不聞。蒯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佯爲不理。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餘，那小廝在杭州拿到鮮于太守當堂審明，的係自

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蒯氏家感，即行釋放。期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看疆界，查家見小廝已出，自不知所訟理虛恐，結訟之日，必然喫虧。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家。鮮于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

不怕民間有鬼奸

鮮于太守乃寫書信一通，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蒯公。蒯公大喜，想道：樹荆棘得刺，樹桃李得蔭，若不

會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遂寫懇切謝啟一通，遣兒子蒯敬共賚回。到府拜謝，鮮于同道下官暮年淹蹇，爲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掇科日，常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兄被誣，理當暴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試提拔之德，尚欠情多多也。因爲蒯公子經紀家事，勸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聲名大振，陞在徽寧道做兵憲，累陞河內廉使，勤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推陞了浙江巡撫，鮮于同想道：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儒途淹

蹇仕途，到順溜，並不曾有風波。今官至撫臺，恩榮極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急流勇退，理之當然。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師地方，或可少效涓埃，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蒯公也歷任做到大叅地位，因病且不能理事，致政在家，聞得鮮于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到杭州謁見蒯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今日蒯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臙鍾可憐。鮮于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位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

遲早蒯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柏何須羨桃李

請君點檢歲寒

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聞說蒯叅政到門，喜不自勝，倒莖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禮相見。蒯公喚十二歲孫兒見了老公祖，鮮于公問此位是老師何人，蒯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子昔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天幸福星又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犬子讀書無成，只有此孫名曰蒯悟，資性頗敏，特携來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鮮于公道：「門生年齒已非仕途人物，正爲師

世  
恩第二

恩酬報未盡，所以強顏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意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蒯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內讀書。蒯公自別去了。那蒯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按臨鮮于公，力薦神童進學，補廩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二年之後，學業已成。鮮于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現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適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于公哭奠已



石感概

畢問老師臨終亦有何言。蒯敬其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賢愚不第，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看覷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鮮于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馳驛還鄉，優悠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好仙居縣

蒯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讀書。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兩家互相稱賀。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遲早須臾在上蒼。  
但學蟠桃能結果，三千餘歲未為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古本作定山三怪  
又云新羅白鷄

早退春朝寵貴妃

諫章爭敢傍丹墀

蓬萊殿裏迎鸞駕

花萼樓前進荔枝

羯鼓未終鼙鼓動

羽衣猶在戰衣追

子孫翻作昇平禍

不念先皇創業時

這首詩題著唐時第七帝謚法謂之玄宗古老相傳云天上一座星謂之玄星又謂之金星又謂之參星又謂之長庚星又謂之太白星又謂之啓明星世人  
不識叫做曉星初上時東方未明天色將曉那座星

漸漸地暗將來，先明後暗，這個謂之玄。唐玄宗自姚崇、宋璟爲相，米麥不過三四錢，千里不饋行糧，自從姚宋二相歿，楊國忠、李林甫爲相，教玄宗生出四件病來。

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

耽酒嗜音

峻宇雕墻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那貴妃又背地裏寵一個胡兒，姓安名祿山，腹重三百六十斤，坐綽飛燕，走及奔馬，善舞胡旋，其疾如風。玄宗愛其驍健，因而得寵。祿山遂拜玄宗爲父，貴妃爲母。楊妃把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搽一臉粉，畫兩道眉，打一個

白鼻兒，用錦繡綵羅做成襁褓，選粗壯宮娥數人，扣擡遶那六宮行走。當時則是取笑，誰知浸潤之間，太真與祿山爲亂。一日祿山正在太真宮中行樂，宮娥報道駕到，祿山矯捷非常，踰牆逃去。貴妃愴惶出迎，冠髮散亂，語言失度，錯呼聖上爲郎君。玄宗駕即時起，使六宮大使高力士、高珪送太真歸第，使其省過。貴妃求見天子，不得，涕泣出宮，却說玄宗自離了貴妃，三日食不甘味，卧不安席。高力士探知聖意，啟奏道：貴妃晝寢困倦，言語失次，得罪萬歲御前，今省過三日，想已知罪。萬歲爺何不召之？玄宗命高珪往看。

妃子在家作何事高珪奉旨到楊太師私第見過了  
 貴妃回奏天子言娘娘容顏愁慘梳沐俱廢一見奴  
 婢便問聖上安否淚如雨下乃取粧臺對鏡手持并  
 州剪刀解散青絲剪下一縷用五綵絨繩結之手自  
 封記托奴婢傳語送到御前娘娘垂淚而言妾一身  
 所有皆出皇上所賜只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  
 寄謝聖恩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原來玄宗與貴妃  
 七夕夜半曾在沉香亭有私誓願生生世世同衾同  
 穴此時玄宗聞知高珪所奏見貴妃封寄青絲拆而  
 觀之凄然不忍即時命高力士用香車細輦迎貴妃

高力士好

來歷迤迤

入宮自此愈加寵幸其時四方貢獻不絕西夏國進  
 月樣琵琶南越國進玉笛西涼州進葡萄酒新羅國  
 進白鷄子這葡萄酒供進御前琵琶賜與鄭觀音玉  
 笛賜與御弟寧王新羅白鷄賜與崔丞相後因李白  
 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將趙飛燕比著太真娘娘暗  
 藏譏刺被高力士奏告貴妃泣訴天子將李白黜貶  
 崔丞相元來與李白是故交事相連累得旨令判河  
 北定州中山府正是

老龜烹不爛

遺禍及枯桑

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遠近接入進府交割牌印

了畢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繩之直，如鏡之明，不一月之間，治得府中路不拾遺。時遇天寶春初，

春 春 柳嫩 花新 梅謝粉 草鋪茵 鶯

啼北里 燕語南隣 郊原嘶寶馬 紫陌廣香

輪 日煖冰消水綠 風和雨嫩煙輕 東閣廣

排公子宴 錦城多少賞花人

崔丞相有個衙內，名喚崔亞，年紀二十來歲，生得美丈夫，性好畋獵。見這春間天色，宅堂裏叉手向前道：告爹爹請一日嚴假，欲出野外遊獵，不知爹爹尊意

如何？相公道：吾兒出去，則索早歸。衙內道：領爹爹尊旨，則是兒有一事，欲取覆慈父。相公道：你有甚說？衙內道：欲借御賜新羅白鷄同往。相公道：好把出去，照管休教失了。這件物是上方所賜新羅國進到世上，只有這一隻，萬弗走失。上方再來索取，却是那裏去討？衙內道：兒帶出去無他，但只要光耀州府，教人看翫。則個相公道：早歸少飲。衙內借得新羅白鷄，令一個五放家架著，果然是那裏去討，捧將鬪裝銀鞍馬過來。衙內攀鞍上馬，出門若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竝肩長，勸住崔衙內，只好休去，千不合，萬不合，帶這隻

警世通言 卷十九  
新羅白鷄出來惹出一場怪事真個是亘古未聞于  
今罕有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

濫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架出蒼鷹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崔衙內尋常好畋獵當日借得新羅白鷄好生喜歡  
教這五放家架著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雁  
木鳥椿弩子架眼圓鐵爪嘴彎鷹牽搭耳細腰深口  
犬出得城外穿桃溪過梅塢登綠楊林涉芳草渡杏  
花村高懸酒望茅簷畔低亞青帘正是

不暖不寒天氣

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覺道各人走得辛苦尋一個酒店衙  
內推鞍下馬入店問道有甚好酒買些三個先犒賞衆  
人助脚力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唱喏看那人時生  
得

身長八尺豹頭燕頤環眼骨髭有如一箇距水斷  
橋張翼德原水鎮上王彥章

衙內看了酒保早喫一驚道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  
貌的人酒保唱了喏站在一邊衙內教有好酒把些  
個來喫就犒賞衆人那酒保從裏面掇一桶酒出來  
隨行自有帶著底酒盞安在桌上篩下一盞先敬衙

酒、酒、邀朋、會友、君莫待、時長久、名  
呼、食、前、禮於茶後、臨風不可無、對月須教、  
有、李白一飲一石、劉伶解醒五斗、公子沾  
唇臉似桃、佳人入腹眉如柳

衙內兄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如何恁地紅、踏著酒  
保腳跟入去、到酒缸前揭開缸蓋、只看了一看嚇得  
衙內

頂門上不見三魂、脚底下蕩散七魄

只見血水裏面浸著浮米、衙內出來教一行人且莫

宋人小說  
凡說會集  
及使費動  
是若于兩  
若于貫何  
其多也益  
小說是進  
街者恐啟  
官家裁者  
之端是以  
務從廣大  
觀者不可  
不知

喫酒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那酒保接錢唱  
喏、謝了衙內、攀鞍上馬、離酒店又行了一二里地、又  
見一座山岡、元來門外謂之郭郭外謂之郊、郊外謂  
之野、野外謂之迥、行了半日、相次到北岳恒山、一座  
小峰在恒山脚下、山勢果之雄勇

山、山、突兀、迴環、羅翠黛、列青藍、洞  
雲縹緲、澗水潺湲、巒碧千山外、嵐光一望  
間、暗想雲峰尚在、宜陪謝屐重攀、季世七  
賢雖可愛、盛時四皓豈宜間

衙內恰待上那山去、擡起頭來、見山脚下立著兩條

木柱柱上釘著一面版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衙內立馬看了道這條路上恁地利害勒住馬叫回去休眾人都趕上來衙內指著版牌教眾人看有識字的讀道

此山通北岳恒山路名爲定山有路不可行其中精靈不少鬼怪極多行路君子可從此山下首小路來往切不可經此山過特預稟知

如今却怎地好衙內道且只得回去待要回來一個肱膊上架著一枚角鷹出來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居上面萬千景致生數般蹺蹊作怪直錢的飛禽走獸

衙內至意  
在此小人  
之談有所  
窺而進矣

衙內既是出來畋獵不人這山去從小路上去那裏是平地有甚飛禽走獸可惜聞了新羅白鷄也可惜聞了某手中角鷹這一行架的小鷄獵狗彈弓弩子都爲棄物衙內道也說得是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喫幾盃酒了歸若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喫幾盃酒了歸如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喫眾人各應了喏衙內把馬摔一鞭先上山去眾人也各上山來了可煞作怪全沒討個飛禽走獸只見草地裏掉掉地響衙內用五輪入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喝



聲采從草裏走出一隻乾紅兔兒來，眾人都向前，衙  
 內道：「若捉得這紅兔兒的賞五兩銀子。」去馬後立著  
 個人，手探著新羅白鷄。衙內道：「却如何不去勒閒漢  
 道告衙內，未得台旨，不敢擅便。」衙內道：「一聲快去，那  
 閒漢領台旨，放那白鷄子，勒紅兔兒。」這白鷄見放了  
 手，一翅箭也似便去。這兔兒見那白鷄趕得緊，去淺  
 草叢中便鑽。鷄子見兔兒走的不見，一翅徑飛過山  
 嘴去。衙內道：「且與我尋白鷄子。」衙內也勒著馬轉山  
 去，趕到山腰，見一所松林。

松 松 節峻 陰濃 能耐歲 解凌冬 高

侵碧漢 森聳青峰 偃蹇形如蓋 虬蟠勢若  
 龍 茂葉風聲瑟瑟 繁枝月影重重 四季常  
 持君子操 五株曾受大夫封

衙內手揣著水磨角靶，彈弓騎那馬，趕看見白鷄子，  
 飛入林子裏面去。衙內也入這林子裏來。當初白鷄  
 子，腋項上帶著一個小鈴兒。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  
 崖，沒路上去，則聽得峭壁頂上鈴兒響。衙內擡起頭  
 來看時，喫了一驚，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底事去。」  
 那峭壁頂上一株大樹底下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  
 骷髏。

頭上裹著鍍金蛾帽兒，身上錦袍灼灼，金甲輝輝，錦袍灼灼，一條抹額荔枝紅，金甲輝輝，靴穿一雙鸚鵡綠。

鷓鴣子

看那骷髏左手架著白鷓，右手一個指頭撥那鷓子的鈴兒口裏嘖嘖地引這白鷓子，衙內道却不作怪。我如今去討，又沒路上得去，只得在下面告道：尊神，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鷓，望尊神見還則箇看那骷髏一似佯佯不采，似此告了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喏，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林子來，骷髏只是不采，衙內恐不得，擎起手中彈弓。

大衙內儘胆

拽得滿靛得較親，一彈子打去，一聲響亮，看時骷髏也不見，白鷓子也不見了，乘著馬出這林子，前人從都不見著，眼看那林子四下都是青草，看看天色晚了，衙內慢慢地行，肚中又飢，下馬離鞍，手韁牽著馬，待要出這山路口，看那天色却早。

紅日西沈，鴉鵲奔林，高噪打魚人，停舟罷棹，望客旅貪程，煙村繚繞，山寺寂寥，翫銀燈，佛前點照，月上東郊，孤村酒旆，收了採樵人，回攀古道，過前溪，時聽猿啼，虎嘯，深院佳人，望夫歸，倚門斜靠，衙內獨自一個牽著馬，行到一處，却不是早起入來。

的路星光之下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衙內道慚愧這裏有人家時却是好了徑來到跟前一看見一座莊院

莊 莊 臨堤 傍岡 青瓦屋 白泥牆 桑

麻映日 榆柳成行 山雞鳴竹場 野犬吠村

坊 淡蕩煙籠草舍 輕盈霧罩田桑 家有餘

糧雞犬飽 戶無徭役子孫康

衙內把馬繫在莊前柳樹上便去叩那莊門衙內道過往行人迷失道路借宿一宵來日尋路歸家莊裏無人答應衙內又道是見任中山府崔丞相兒子因

不見了新羅白鷄迷失道路問宅裏借宿一宵敲了兩三次方纔聽得有人應道來也來也鞋履響脚步鳴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衙內打一看時叫聲苦那出來的不是別人却便是早間村酒店裏的酒保衙內問道你如何却在這裏酒保道告官人這裏是酒保的主人家我却入去說了便出來酒保去不多時只見幾個青衣簇擁著一個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吳道子善丹青描不出風流體段蒯文通能舌辨說不盡許多精神衙內不敢擡頭告娘娘崔亞迷失道路敢就貴莊借

宿一宵來日歸家丞相爹爹却當報効只見女娘道  
奴等衙內多時果蒙寵訪請衙內且入敝莊衙內道  
豈敢輒入再三再四只管相請衙內唱了喏隨著入  
去到一個草堂之上見燈燭熒煌青衣點將茶來衙  
內告娘娘敢問此地是何去處娘娘是何姓氏女娘  
聽得問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出數句言語來  
衙內道這事又作怪茶罷接過盞托衙內自思量道  
先自肚裏又饑却教喫茶正恁沈吟間則見女娘教  
安排酒來道不了青衣掇過果卓頃刻之間咄嗟而  
辦

幕天席地燈燭熒煌筵排異皿奇盃席展金觥玉  
竿珠壘粧成異果玉盤簇就珍羞珊瑚筵上青衣  
美麗捧霞釵瑤瑁盃中粉面丫鬟斟玉液

衙內又手向前多蒙賜酒不敢祇受女娘道不妨屈  
郎少飲家間也是勲臣貴戚之家衙內道不敢拜問  
娘娘果是那一宅女娘道不必問他日自知衙內道  
家間父母望我回去告娘娘指路令其早歸女娘道  
不妨家間正是五伯諸侯的姻眷衙內又是宰相之  
子門戶正相當奴家見爹爹議親東來不就西來不  
成不想姻緣却在此處相會衙內聽得說愈加心慌

却不敢抗違，則應得啖一盃兩盞酒。至數巡，衙內告娘娘指一條路教某歸去。娘娘道：「不妨，左右明日教爹爹送衙內歸。」衙內道：「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古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深恐得罪于尊前。」娘娘道：「不妨，縱然不做夫婦，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衙內似夢如醉之間，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青衣報道將軍來了。姑娘道：「爹爹來了，請衙內少等。」則個姑娘輕移蓮步向前去了。衙內道：「這裏有甚將軍捏手捏腳，尾著他到一壁廂轉過一個閤兒裏去。」聽得有人在裏面聲喚：「衙內去黑處把舌尖舐開紙牕一望時，嚇得渾

身冷汗動，揮不得道：「我這性命休了。」走了一夜，却走在這個人家裏。當時衙內牕眼裏看見閤兒裏兩行都擺列朱紅椅子，主位上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骷髏，却便是日間一彈子打的。且看他如何說。那女孩兒見爹爹叫了萬福，問道：「爹爹沒甚事，骷髏道孩兒你不來看我，則個我日間出去見一隻雪白鷄子，我見他奇異，捉將來架在手裡，被一個人在山脚下打我一彈子，正打在我眼裏，好疼。」我便問山神土地時，却是崔丞相兒子崔衙內。我若捉得這厮將來背剪縛在將軍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來，右手把著

他心肝喫一盃酒，嚼一塊心肝，以報冤讐。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從屏風背轉將出來，不是別人，却是早來村酒店裏的酒保將軍道：「班犬，你聽得說也不曾？」班犬道：「纔見說，却不耐。」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問我買酒喫，不知却打了將軍的眼。女孩兒道：「告爹爹，他也想是悞打了爹爹，望爹爹饒恕他。」班犬道：「妹妹莫怪我多口。」崔衙內適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女孩兒告爹爹，崔郎與奴飲酒，他是五百年前姻眷，看孩兒一面，且饒恕他。則個將軍便只管焦躁，女孩兒只管勸衙內在廳子外聽得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草

堂，開了院門，跳上馬，摔一鞭，那馬四隻蹄一似翻盞，撒鉢道：「不得個慌，不擇路，連夜胡亂。」走到天色漸曉，離了定山衙內道：「慚愧。」正說之間，林子裏搶出十餘個人來，大喊一聲，把衙內簇住。衙內道：「我好苦，出得龍潭，又入虎穴。」仔細看時，却是隨從人等。衙內道：「我喫你們一驚，衆人問衙內一夜從那裏去來。」今日若不見衙內，我們都打沒頭惱。惡官司衙內對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衆人都以手加額道：「早是不曾壞了性命，我們昨晚一夜不敢歸去。」在這林子裏等到今日，早是新羅白鷄元來飛在林子後面樹上方纔

知利害

收得那養角鷹的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土居，這山裏  
 有多少奇禽異獸，只好再入去出獵，可惜擔閣了新  
 羅白鷄。衙內道：這廝又來，眾人扶策著衙內歸到府  
 中，一行人離了犒設，却入堂裏，見了爹媽，唱了喏，相  
 公道：一夜你不歸，那裏去來，憂殺了媽媽。衙內道：告  
 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詫異的事，把說過許多話，從  
 頭說了一遍。相公焦躁，小後生亂道胡說，且罰在書  
 院裏教院子看著，不得出離衙內，只得入書院時光  
 似箭，日月如梭，捱指間過了三個月，當時是夏間天  
 氣。

夏 夏

雨餘

亭廈屢純扇輕

薰風乍

散

髮披襟

禪碁打馬

古鼎焚龍涎

照壁名人

畫 當頭竹徑風生

兩行青松暗瓦

最好沉

李與浮瓜

對青樽旋開新鮮

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今自天色却熱，且離書  
 院去後花園裏乘涼，坐定。衙內道：三個月不敢出書  
 院門，今日在此乘涼，好快活。聽那更點，早是二更，只  
 見一輪月從東上來。

月 月

無休

無歇

夜東生

曉西滅

少

見團圓

多逢破缺

偏宜午夜時

最稱三秋

打馬戲起  
 于靖康年  
 間唐時未  
 有

警世通言 卷十九  
節 幽光解敵嚴霜 皓色能欺瑞雪 穿牕深  
夜忽清風 曾道離人情慘切

衙內乘著月色間行觀看則見一片黑雲起雲綻處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載著一個婦人看那駕車的人便是前日酒保班犬香車裏坐著乾紅衫女兒衙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喫酒的女娘下車來道衙內外日奴好意相留如何不別而行衙內道好不走右手把著酒左手把著心肝做下口告娘娘饒某性命女孩兒道不要怕我不是人亦不是鬼奴是上界神仙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今日特來效

千飛之樂教班犬自駕香車去衙內一時被他這色

迷了

色 色 難離 易惑 隱深閨 藏柳陌 長  
小人志 滅君子德 後主謾多才 紂王空有  
力 傷人不痛之刀 對面殺人之賊 方知雙  
眼是橫波 無限賢愚被沉溺

兩個同在書院裏過了數日院子道這幾日衙內不許我們入書院裏是何意故當夜張見一個妖媚的婦人院子先來覆管家婆便來覆了相公相公焦躁做一片仗劍入書院裏來衙內見了相公只得唱個



懸慮

喏相公道我兒教你在書院中讀書如何引惹隣舍婦女來朝廷得知只說我縱放你如此也妨我兒將來仕路衙內只應得喏告爹爹無此事却待再問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女孩兒來叫聲萬福相公見了越添焦躁仗手中寶劍移步向前喝一聲道著劍不下去萬事俱休一劍下去教相公倒退三步看手中利刃只剩得劍靶喫了一驚到去住不得只見女孩兒道相公休焦奴與崔郎五百年姻契合為夫婦不日同為神仙相公出豁不得却來與夫人商量教請法官那裏捉得任正恁地煩惱則見客將司來覆道

宋時小說  
凡言道術  
必我之愛  
其人益自  
名也  
公遠之

告相公有一司法姓羅名公遠新到任來公叅客司說相公不見客問如何不見客客將司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羅法司道此間有一個修行在世神仙可以斷得姓羅名公遠是某家兒客司覆相公相公即時請相見茶湯罷便問羅真人在何所得了備細便修劄子請將羅公遠下山到府中見了崔丞相看那羅真人果是生得非常便引到書院中與這婦人相見了羅真人勸諭那婦人看羅某面放捨崔衙內婦人那裏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一陣怪風

風風 蕩翠 飄紅 忽南北 忽西東 春  
 開柳葉 秋謝梧桐 涼入朱門內 寒添陋巷  
 中 似鼓聲搖陸地 如雷響振晴空 乾坤收  
 拾塵埃淨 現日移陰却有功

那陣風過處，叫下兩個道童來，一個把著一條縛魔  
 索，一個把著一條黑柱杖，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  
 女，婦女見道童來捉，他叫一聲班犬，從虛空中跳下  
 班犬來，忿忿地繫起雙拳，竟來抵敵，元來那不可以  
 干正，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後縛了乾  
 紅衫女兒，喝教現形，班犬變做一隻大虫，乾紅衫女

兒變做一個紅鬼兒，這骷髏神元來晉時一個將軍  
 死葬在定山之上，歲久年深成器了現形，作怪羅真  
 人斷了這三怪，救了崔衙內性命，從此至今定山一  
 路太平無事，這段話本則喚做新羅白鷄定山三怪  
 有詩為證

虎奴兎女活骷髏 作怪成羣山上頭  
 一自真人明斷後 行人坦道永無憂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舊名金鰻記

終日昏昏醉夢間 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姓計名安在北司官廳下做個押番止只夫妻兩口兒偶一日下番在家天色却熱無可消遣却安排了釣竿迤邐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釣了一日不曾發市計安肚裏焦躁却待收了釣竿歸去覺道浮子沉下去釣起一件物事來計安道聲好不知高低只有錢那裏討安在籃內

何不即時  
放之却又  
携歸

收拾了竿子起身取路歸來一頭走只聽得有人叫道計安回頭看時却又没人又行又叫計安吾乃金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富貴不可言盡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仔細聽時不是別處却是魚籃內叫聲計安道却不作怪一路無話到得家中放了竿子籃兒那渾家道丈夫快去廳裏去太尉使人來叫你兩遭不知有甚事分付便來計安道今日是下番日期叫我做甚說不了又使人來叫押番太尉等你計安連忙換了衣衫和那叫的人去幹當官的事了畢回來家中脫了衣裳教安排飯來喫只見渾

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押番見了喫了一驚聲苦不知高低我這性命休了渾家也喫一驚道沒甚事叫苦連聲押番却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遍道是一條金鰻他說吾乃金明池掌若放吾大富不可言若害我教我合家死于非命你却如何把他來害了我這性命合休渾家見說啐了一口唾道却不是放屁金鰻又會說起話來我見沒下飯安排他來喫却又沒事你不喫我一發喫了計安終是悶悶不已到得晚間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渾家見他懷悶離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侍他自當夜之間那渾

家身懷六甲只見眉低眼慢腹大乳高倏忽間又十月滿足臨盆之時叫了收生婆生下個女孩兒來正是

野花不種年年有

煩惱無根日日生

那押番看了夫妻二人好不喜歡取名叫做慶奴時光如箭轉眼之間那女孩兒年登二八長成一個好身材伶俐聰明又教成一身本事爹娘憐惜有如性命時遇靖康丙午年間士馬離亂因此計安家夫妻女兒三口收拾隨身細軟包裹流落州府後來打聽得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安計安便迤邐

取路奔行在來不則一日三口兒入城權時討得個安歇便去尋問舊日官員相見了依舊收留在廳着役不在話下計安便教人尋間房安頓了妻小居住不止一日計安覷着渾家道我下番無事若不做些營生恐坐喫山空須得些個道業來相助方好渾家道我也這般想別沒甚事好做笑來只好開一個酒店便是你上番時我也和孩兒在家裏賣得計安道你說得是和我肚裏一般便去理會這節事次日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却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喫沒爹娘獨自一個姓周名得排行第三安排都

了、選吉日良時開張店面、周三就在門前賣些果子、自捏合些湯水、到晚間就在計安家睡、計安不在家、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那周三直是勤力、却不躲懶、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忽朝一日、計安對妻子道、我有句話和你說、不要嗔我、渾家道、却有甚事、只管說、計安道、這幾日我見那慶奴、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渾家道、孩兒日夜不曾放出去、並沒甚事、想必長成了、恁麼、計安道、莫托大、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當日沒話說、一日、計安不在家、做娘的叫那慶奴來、我兒、娘有件事和你說、不要瞞我、慶奴道、沒甚事、娘

疑  
親兒又何

了  
入不須疑

便說道、我這幾日見你身體粗醜、全不相模樣、實對我說、慶奴見問、只不肯說、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著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捉住慶奴、搜檢他身上時、娘只嘆得口氣、叫聲苦、連腮贈掌、打那女兒、你却被何人壞了、慶奴喫打不過、哭著道、我和那周三兩個有事、娘見說、不敢出聲、擲著脚、只叫得苦、却是怎的計結、爹歸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裝這般幌子、周三不知裏面許多事、兀自在門前賣酒、到晚計安歸來歇息了、安排些飯食喫罷、渾家道、我有件事和你說、果應你的言語、

浙又何益

罪又何益

那丫頭被周三那厮壞了身體，那計安不聽得說，萬事全休。聽得說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要去打那周三。渾家攔住道：「且商量，打了他，不爭我家却是甚活計。」計安道：「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府第，却做出這般事來，譬如不養得，把這丫頭打殺了罷。」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爹性稍過，便問這事却怎地出豁。做娘的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兒來，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斷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道：「只有一法，免得粧幌子。」計安道：「你且說渾家。」

唐三郎得  
更替之亦  
五一策其  
於親後改  
節自是金  
聖作補非  
人謬所及  
也

道：「周三那厮又在我家，得使何，不把他來，招贅了說話的。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三，只好休，也只會人笑得一場。兩下趕開去，却沒後面許多說話，不想計安聽信了妻子之言，便道：「這也使得。」當日且分付周三歸去。那周三在路上思量，我早間見那做娘的打慶奴，晚間押番歸，却打發我出門，莫是東廳事發，若是這事走漏，須教我喫官司。如何計結沒做理會處，正是：

烏鴉與喜鵲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閒話提過，離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三下財納

只合分他  
是書奪之  
非策

禮擇日成親不在話下，倏忽之間，周三入贅在家，一載有餘，夫妻甚是說得著，兩個暗地計較了，只要擺出去住，在家起晏睡早，躲懶不動，周三那厮打出吊入，公然乾願計安忍，不得不住，和那周三那厮鬧便和渾家商量，和這厮官司一場奪了休，却不妨得日前時，便泊人笑沒出手，今番只說是招那厮不著，便安排圈套，捉那周三些個事，鬧將起來，和他打官司，隣舍勸不住，奪了休，周三只得離了計押番家，自去趕趁慶奴，不敢則聲，肚裏自煩惱，正自生離死別，計休在家相及半載，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娘，却是個說

親的媒人相見之後，坐定道：聞知宅上小娘子要說親，老媳婦特來計安道，有甚好頭腦，萬望主盟婆子道：不是別人，這個人是虎翼營有請受的官身，占破在官員去處，姓戚，名青，計安見說，因緣相撞，却便肯即時便出個帖子，幾盃酒相待，押番娘便說道：婆婆用心，則個事成時，却得相謝，婆婆謝了，自去，夫妻兩個却說道：也好，一則有請受官身，二則年紀大些，却老成，三則周三那厮不敢來胡生事，已自嫁了個官身，我也認得這戚青，却善熟，話中見快，媒人一合說成，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成親，却說慶奴與戚青兩



個說不着道不得個少女少郎情色相當戚青却年

紀大便不申那慶奴意却整日鬧妙沒一日靜辦爹

娘見不成模樣又與女奪休告托官員封過狀子去

所屬看人情面給狀判離戚青無力勢被奪了休遇

喫得醉便來計押番門前罵忽朝一日發出自說話

來教張公喫酒李公醉柳樹上著刀桑樹上出血正

是

安樂窩中好使呆

中堂有客寄書來

多應只是名和利

撇在床頭不拆開

那戚青遇喫得酒醉便來厮罵却又不肯與他爭初

時隣里也來相勸次後喫得醉便來把做常事不管

他一日戚青指著計押番道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

女不信道了自去隣里都知却說慶奴在家又經半

載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莫是來說親相見了茶罷

婆子道有件事要說怕押番焦躁計安夫妻兩個道

但說不妨婆子道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著

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三五年一程却出來

說親也不遲計安聽說肚裏道也好一則兩遍裝幌

于二則壞了些錢物却是又嫁甚麼人是得便道婆

婆有甚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婆子道便是有個

言不可不  
慎

爹娘也管  
不得許多  
押番太多  
事  
自取

官人娶小娘子，特地教老媳婦來說，見在家中安歇。他曾來宅上喫酒，認得小娘子，他是高郵軍王簿。如今來這裏，理會差遣，没人相伴，只是要帶歸宅裏去。却不知押番肯也不肯，夫妻兩個計議了一會，便道：「若是婆婆說時，必不肯相誤。望婆婆王盟則個當日說定，商量揀日做了文字。那慶奴拜辭了爹娘，便來伏事那官人，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父子不得相見。正是：

天聽寂無聲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那官人是高郵軍王簿家小，都在家中來行在理會。本身差遣，姓李名子由，討得慶奴，便一似夫妻一般。日間寒食節，夜裏正月半，那慶奴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數月後，官人家中信到，催那官人去。恐在都下費用錢物，不只一日，幹當宛備，安排行裝，買了人事，催了船隻，即日起程，取水路歸來。在路貪花戀酒，遷延程途，直是快快。相次到家，當直人等接著那恭人出來，與官人相見。官人只應得喏，便道：「恭人在宅幹管不易，便教慶奴人來參拜。恭人慶奴低著頭，走入來立地，却待拜。恭人道：「且休拜，便問這是甚麼人。官人

道實不瞞茶人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胡亂討來相伴今日帶來伏事茶人看了慶奴道你却和官人好快活來我這裏做甚麼慶奴道奴一時遭際茶人看離鄉背井之面只見茶人教兩個養娘來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脫了身上衣裳換幾件粗布衣裳著了解開腳蓬鬆了頭罰去厨下打水燒火做飯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哭告茶人道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若不要慶奴情愿轉納身錢還歸宅中茶人道你要去可知好哩且罰你厨下喫些苦你從前快活也勾了慶奴看著那官人道你帶我來却教我恁

餐

地模樣你須與我告茶人則個官人道你看茶人何等情性隨你了得的包待制也斷不得這事你且沒奈何我自性命不保等他陛下却與你告即時押慶奴到厨下去官人道茶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在牙家轉變身錢便了何須發怒茶人道你奸做作兀自說哩自此罰在厨下相及一月忽一日晚官人去厨下只聽得黑地裏有人叫官人官人聽得認得是慶奴聲音走近前來兩個扯住了哭不敢高聲便說道我不合帶你回來教你喫這般苦慶奴道你只管教我在這裏受苦却是幾時得了官人沉吟半晌道我

有道理，救你處不若我告他，只做退你去牙家，轉變身錢，安排解舍，悄悄地教你在那裏住，我自教人把錢來，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是好也不好。慶奴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却是災星退度，當夜官人離不得，把這事說道：慶奴受罪也勾了，若不要他時，教發付牙家去，轉變身錢，恭人應允，不知裏面許多事，且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虞候，叫做張彬，專一料理這事，把慶奴安頓解舍裏，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只瞞着恭人一個，不知官人不時便走來，安排幾盃酒喫了，後免不得幹些沒正經的事，却說宅裏有個小官人

是破後

叫做佛郎，年方七歲，真是得人惜，有時往來慶奴那裏，要爹爹便道：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這個是你姐姐，孩兒應喏。一日佛郎來，要走入去，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喫酒，佛郎見了，便道：我只說向爹爹道，兩個男女迴避不迭，張彬連忙走開，躲了，慶奴一把抱住佛郎，坐在懷中，說小官人不要胡說，姐姐自在這裏喫酒，等小官人來，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喫，那佛郎只是說我同爹爹道，你和張虞候兩個做甚麼，慶奴聽了，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你說了，我兩個却如何，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寧苦你莫苦我，沒奈何。

小官人喫  
一聰明的

一個死

狠哉此婦

來年今月今日今時是你忌辰把條手巾捉住佛郎撲番在床上便去一勒那裏消半碗飯時那小官人命歸泉世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却歲寒心

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勒殺了却是怎地出豁正沒理會處只見張彬走來慶奴道耐耐這廝只要說與爹爹知道我一時慌促把來勒死了那張彬聽說叫聲苦不知高低道姐姐我家有老娘却如何出豁慶奴道你教我壞了他怎恁地說是你家有老娘我也有爹爹事到這裏我和你收拾些包裹夫歸行在見我

限我此婦

既欲逃即

身殺佛郎

可也不

而逃李生

少不取進

寺而大事

河夫愚哉

歸婦

爹娘這須不妨張彬沒奈何只得隨順兩個打疊包兒漾開了逃走離不得宅中不見了佛郎尋到慶奴家裏見他和張彬走了孩兒勒死在床一面告了官司出賞捉捕不在話下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江那張彬肚裏思量著老娘憶著這事因此得病就在客店中將息不止一日身邊細軟衣物解盡張彬道要一文看也沒有却是如何計結簌簌地兩行淚下教我做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彬道在那裏慶奴道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裏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

趁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好人  
家兒女如何做得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  
你沒事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  
店中趕趁話分兩頭却說那周三自從奪休了做不  
得經紀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著一夏衣裳著汗到  
秋來都破了再歸行在來於計押番門首過其時是  
秋深天氣濛濛的雨下計安在門前立地周三見了  
便唱個喏計安見是周三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周  
三道打這裏過見丈人唱個喏計安見他身上籃襖  
動了個惻隱之心便道入來請你喫碗酒了去當時

話都  
以成敗論  
事

只好休引那厮却沒甚事千不合萬不合教入來喫  
酒却教計押番

種是死死之太苦 一種是亡亡之太屈

却說計安引周三進門老婆道沒事引他來做甚周  
三見了丈母唱了喏道多時不見自從奪了休病了一  
一場做不得經紀投遠親不著姐姐安樂計安道休  
說自你去之後又討頭惱不著如今且去官員人家  
三二年却又理會便教渾家煖將酒來與周三喫喫  
罷沒甚事周三謝了自去天色却晚有一兩點雨下  
周三道也罪過他留我喫酒却不是他家不好都是

我自討得這場煩惱，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却是怎地  
 好。深秋來到這一冬，如何過得。自古人極計生，驀上  
 心來，不如等到夜深，撥開計押番門，那老夫妻兩個  
 又睡得早，不防我拏些個東西，把來過冬。那條路却  
 靜，不甚熱鬧，走回來等了一歇，撥開門，閃身入去，隨  
 手關了。仔細聽時，只聽得押番娘道：「關得門戶好，前  
 面響，押番道：『打得好。』運家道：『天色雨下，怕有做不  
 是的。』起去看一看，放心押番真個起來看。周三聽得  
 道：『苦也。』起來捉住我，却不利害去。那竈頭邊摸著把  
 刀在手，黑地裏立著，押番不知頭腦，走出房門看時，

兩個死

周三讓，他過一步，劈腦後，便到，覺道：「襯手，劈然倒地。」

三個死

金設竟已  
報矣此後  
皆金觀結  
局

命歸泉世。周三道：「只有那婆子，索性也把來殺了，不  
 則聲，走上床，揭開帳子，把押番娘殺了。點起燈來，把  
 家中有底細軟包裹，都收拾了，碌亂了半夜。周三背  
 了包裹，倒拽上門，迤邐出北關門，且說天色已曉，人  
 家都開門，只見都押番家靜悄悄，不聞聲息。鄰舍道：「  
 莫是睡殺了也。」隔門叫喚，不應。推那門時，隨手而開，  
 只見那中門裏，計押番死屍在地，便叫押番娘，又不  
 應。走入房看時，只見床上血浸著那死屍，箱籠都開  
 了。眾人都道：「不是別人，是戚青這廝，每日醉了來罵。」

便要殺他今日真個做出來即時經由所屬便去捉了戚青戚青不知來歷一條索縛將去和隣舍解上臨安府府王見報殺人公事即時陞廳押那戚青至面前便問有請官身輒敢禁城內殺命掠財戚青初時辨說後喫隣舍指證叫罵情由分說不得結正申奏朝廷勘得戚青有請官身禁城內圖財殺人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刀過時一點清風

屍倒處滿街流血

四個死

戚青枉喫了一刀且說周二壞了兩個人命只恁地休却沒有天理天幾曾錯害了一個只是時辰未到

且說周二迤邐取路直到鎮江府討個客店歇了沒事出來閒走一遭覺道肚中有些飢就這裏買些酒喫只見一家門前招子上寫道

醞成春夏秋冬酒

醉倒東西南北人

周三入去時酒保唱了喏問了升數安排蔬菜下口方纔喫得兩盞只見一個人頭頂着廝鑼入來閣兒前道個萬福周三擡頭一看當時兩個都喫一驚不是別人却是慶奴周三道姐姐你如何却在這裏便教來坐地教量酒人添隻盞來便道你家中說賣你官員人家如今却如何恁地慶奴見說淚下數行但



見

幾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真珠落線頭

道你被休之後，嫁個人不著，如今賣我在高郵軍主簿家，到得他家，娘子妬色，罰我厨下打火挑水做飯，一言難盡，喫了萬千辛苦。周三道：却如何流落到此？慶奴道：實不相瞞，後來與本府虞候兩個有事，小官人撞見，要說與他爹爹，因此把來勒殺了，沒計奈何，逃走在此。那厮却又害病在店中，解當使盡，因此我便出來撰幾錢盤纏，今日天與之幸，撞見你喫了酒，我和你同歸店中。周三道：必定是你老公一般，我須

不去。慶奴道：不妨，我自自有道理。那裏是教周三去，又教壞了一個人性命，有詩爲証。

日暮迎來香閣中

百年心事一宵同

寒雞鼓翼紗窗外

已覺恩情逐曉風

當時兩個同到店中，甚是說得著。當初兀自贖藥，煮粥去，看那張彬，次後有了周三，便不管他，有一頓沒一頓。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乾親先自十分病，做十五分，得口氣死了，兩個正是推門入拍，免不得買具棺木盛殮，把去燒了。周三撇來店中，兩個依舊做夫妻。周三道：我有句話和你說，如今却不要你出

去賞唱我自尋些道路，撰得錢來使。慶奴道：怎麼恁地說？當初是沒計，奈何做此道路？自此兩個恩情，便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忽一日，慶奴道：我自離了家中，不知音信，不若和你同去行在，投奔爹娘。大虫惡殺不喫兒。周三道：好却好，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慶奴問怎地？周三却待說，又忍了，當時只不說，便休于不合。萬不合，說出來，分明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慶奴務要問個備細。周三道：實不相瞞，如此如此，把你爹娘都殺了，却走在這裏，如何歸去得？慶奴見說，大哭起來，扯住道：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周三道：住住，我不合殺了你爹娘，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彬大家是死的。慶奴沉吟半晌，無言抵對。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周三忽然害著病，起床不得，身邊有些錢物，又都使盡。慶奴看著周三道：家中沒柴米，却是如何？你却不要嗔我。前回意智，今番在，依舊去賣唱幾時，等你好了，却又理會。周三無計可施，只得應允。自

從出去是越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厮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漢子貼了他不由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熟酒店裏櫃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一日却是深冬天氣下雪起來慶奴立在危樓上倚著闌干立地只見三四個客人上樓來喫酒慶奴道好大雪晚間沒錢歸去那厮又罵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我且胡亂去賣一賣便去揭開簾兒打個照面慶奴只叫得苦也不是別人却是宅中當直的叫一聲慶奴你好做作却在這裏嚇得慶奴不敢則聲元來宅中下狀得

知道走過鎮江便差宅中一個當真厮趕著做公的來捉便問張彬在那裏慶奴道生病死了我如今却和我先頭丈夫周三在店裏住那厮在臨安把我爹娘來殺了却在此撞見同做一處當日酒也喫不成即時縛了慶奴到店中床上拖起周三縛了解來府中盡情勘結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申奏朝廷內有戚青屈死別作施行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母慶奴不合因奸殺害兩條性命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刑三張彬  
即無金銀  
因緣其人  
自可死也  
只極却感  
首耳  
六個死  
七個死

犯由前引棍棒後隨前街後巷這番過後幾時回

把眼睜開今日始知天報近，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尺條。

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道不得一個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後人評論此事，道計押番釣了金鰻，那時金鰻在竹籃中，開口原說道：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只死於非命，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如何又連累周三、張彬、戚青等許多人？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該是一宗按上的鬼，只借金鰻作個引頭，連這金鰻說話，金

明池執掌未知虛實，總是個凶妖之先兆。計安既知其異，便不該帶回家中，以致害他性命。大凡物之異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詩為證：

李救朱蛇得美姝

孫醫龍子獲奇書

勸君莫害非常物

禍福冥中報不虛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兔走烏飛疾若馳

百年世事總依稀

累朝富貴三更夢

歷代君王一局棋

禹定九州湯受業

秦吞六國漢登基

百年光景無多日

晝夜追歡還是遲

話說趙宋末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  
自稱石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  
遭胡元之亂曾詣軍門獻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  
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感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

邀隱於此山中，指山爲姓，農圃自給，耻言仕進。或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娓娓不倦。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閒步石室，與隱士相遇，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事。隱士問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云：修文偃武，一士云：歷朝不誅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黷武，然蠻夷畏懼，稱爲強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盛，後變爲藩鎮，雖跋扈不臣，而犬牙相制，終藉其力。宋自澶淵和虜，憚於用兵，其後以歲幣爲常，以拒敵爲諱。金元繼起，遂至亡國，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不

者生帝

戮大臣，雖是忠厚之典，然奸雄誤國，一槩姑容，使人進有非望之福，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朝政壞於奸相之手，乃致末年時窮勢敗，而佞胄於虜庭，刺似道於廁下，不亦晚乎！以是爲勝於漢唐，豈其然哉！二儒道據先生之意，以何爲勝？隱士道他事，雖不及漢唐，惟不貪女色最勝。二儒道何以見之？隱士道：漢高帝愛於戚姬，唐宗亂倫於弟婦，呂氏武氏幾危社稷，飛燕太真並污宮闈。宋代雖有盤樂之主，絕無漁色之君，所以高曹向孟，閨德獨擅其美，此則遠過於漢唐者矣。二儒嘆服而去，正是。

要知古往今來理

須問高明遠見人

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善，不但是為君以後，早朝宴罷，寵幸希疎，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且道而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正是。

說時義氣凌千古

話到英風透九霄

八百軍州真帝主

一條桿棒顯雄豪

且說五代亂離，有詩四句

朱李石劉郭

梁唐晉漢周

都來十五帝

擾亂五十秋

這五代都是偏霸，未能混一，其時土宇割裂，民無定主，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兀自有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北漢劉崇

南唐李璟

蜀孟昶

南漢劉晟

那三鎮

吳越錢佐

荆南高保融

湖南周行逢

雖說五國三鎮，那周朝承梁唐晉漢之後，號為正統。趙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為殿前都點檢，後因陳橋兵

變代周爲帝，混一宇內，國號大宋。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因他父親趙洪殷曾仕漢爲岳州防禦使，人都稱匡胤爲趙公子，又稱爲趙大郎，生得面如噀血，目若曙星，方敵萬人，氣吞四海，專好結交天下豪傑，任俠任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管閒事的祖宗。撞沒頭禍的太歲，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開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到關西護橋，殺了董達，得了名馬赤麒麟，黃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來到太原地面，遇了叔父趙景清。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就留趙

公子在觀中居住，誰知染患一臥三月，比及病愈，景清朝夕相倍，要他將息身體，不放他出外閒遊。一日景清有事出門，分付公子道：「姪兒，耐心靜坐，片時病加小愈，切勿行動。」景清去了，公子那裏坐得住，想道：「便不到街坊遊蕩，這本觀中間步一回，又且何妨？」公子將房門拽上，遶殿遊觀，先登了三清寶殿，行遍東西兩廊，七十二司，又看了東岳廟，轉到嘉寧殿，上游翫，嘆息一聲，真個是

金爐不動千年火

玉盞長明萬載燈

行過多景樓，玉皇閣，一處處殿宇崔嵬，制度宏敞，公



子喝采不迭，果然好個清油觀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轉到鄴都地府，冷靜所在，却見小小一殿，正對那子孫宮相近，上寫着降魔寶殿，殿門深閉。公子前後觀看了一回，正欲轉身，忽聞有哭泣之聲，乃是婦女聲音。公子側耳而聽，其聲出於殿內。公子道：「蹊蹺作怪，這裡是出家人住處，緣何藏匿婦人在此？其中必有不明之事。」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開這殿來看。個明白，也好放心。回身到房中，喚道童討降魔殿上匙鑰。道童道：「這匙鑰師父自家收管，其中有機密大事，不許閒人開看。」公子想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原

來俺叔父不是個好人，三回五次只教俺靜坐，莫出外開行。原來幹這勾當，出家人成甚規矩。俺今日便去打開殿門，怕怎的？方欲移步，只見趙景清回來。公子含怒相迎，口中也不叫叔父，氣忿忿地問道：「你老人家在此出家，幹得好事。」景清出其不意，便道：「我不曾做甚事。」公子道：「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景清方纔省得，便搖手道：「賢侄莫管閒事。」公子急得暴躁如雷，大聲叫道：「出家人清淨無爲，紅塵不染，爲何殿內鎖着個婦女在內，哭哭啼啼，必是非禮不法之事。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一是二說得明白，還有個

人謂之  
事非英雄  
不費功

商量休要欺三。瞞四。我趙某不是與你和光同塵的。景清見他言詞峻厲，便道：賢侄，你錯恠愚叔了。公子道：恠不恠是小事，且說殿內可是婦人？景清道：正是公子道：可又來。景清曉得公子性躁，還未敢明言用緩詞答應。道：雖是婦人，却不干本觀道衆之事。公子道：你是個一觀之主，就是別人做出歹事，寄頓在殿內，少不得你知情。景清道：賢侄息怒，此女乃是兩個有名响馬，不知那裏擄來，一月之前寄於此處，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若有差遲，寸草不留，因是賢侄病未痊，不曾對你說得。公子道：响馬在那裏？景清道：暫

往那裏去了。公子不信道：豈有此理！快與我打開殿門，喚女子出來。俺自審問他詳細說罷，綽了渾鐵齊眉短棒，往前先走。景清知他性如烈火，不好遮欄，慌忙取了匙鑰，隨後赶到降魔殿前。景清在外邊開鎖，那女子在殿中聽得鎖响，只道是強人來到，愈加啼哭。公子也不謙讓，纔等門開，一腳踏進，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唬做一團。公子近前，放下齊眉短棒，看那女子，果然生得標致。

眉掃春山，眸橫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宛似楊妃剪髮，琵琶聲不響，是個未出塞

的明妃胡笳調若成分明強和番的蔡女天生  
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

公子撫慰道小娘子俺不比奸淫之徒你休得驚慌  
且說家居何處誰人引誘到此倘有不平俺趙某與  
你解救則個那女子方纔舉袖拭淚泫泫道個萬福  
公子還禮女子先問尊官貴姓景清代答道此乃汴  
京趙公子女子道公子聽稟未曾說得一兩句早已  
撲簌簌流下淚來原來那女子也姓趙小字京娘是  
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  
來陽曲縣還北岳香愿路遇兩個响馬強人一個叫

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見京娘顏  
色饒了他父親性命擄掠到山神廟中張周二強人  
爭要成親不肯相讓議論了兩三日二人恐壞了義  
氣將這京娘寄頓于清油觀降魔殿內分付道士小  
心供給看守再去別處訪求個美貌女子擄掠而來  
湊成一對然後同日成親爲壓寨夫人那強人去了  
一月至今未回道士懼怕他只得替他看守京娘叙  
出緣由趙公子方纔向景清道適纔甚是粗鹵險些  
冲撞了叔父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無端被強人所  
擄俺今日不救更待何人又向京娘道小娘子休要

悲傷萬事有趙某在此管教你重回故土再見爹娘  
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出於虎口奈家鄉  
千里之遙奴家孤身女流怎生跋涉公子道救人須  
救徹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京娘拜謝道若蒙  
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景清道賢任此事斷然不可那  
強人勢大官司禁捕他不得你今日救了小娘子典  
守者難辭其責再來問我要人教我如何對付須當  
連累於我公子笑道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  
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爲萬夫不懼那响馬雖狠敢比  
得潞州王麼他須也有兩個耳朵曉得俺趙某名字

離音

撇脫

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俺留個記號在此你們好回  
復那响馬說罷輪起渾鐵齊眉棒橫着身子向那殿  
上朱紅欄子狠的打一下櫪拉一聲把菱花廳櫺都  
打下來再復一下把那四扇欄子打個東倒西歪唬  
得京娘戰戰兢兢遠遠的躲在一邊景清面如土色  
口中只叫罪過公子道強人若再來時只說趙某打  
開殿門搶去了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要來尋俺時教  
他打蒲州一路來景清道此去蒲州千里之遙路上  
盜賊生發獨馬單身尚且難走况有小娘子牽絆凡  
事宜三思而行公子笑道漢末三國時關雲長獨行

景清要阻  
公子之行  
只是情那  
理強盜

千里五關斬六將，護着兩位皇嫂，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這纔是大丈夫所為。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趙某還做什麼人。此去倘然冤家狹路相逢，教他雙雙受死。景清道：然雖如此，還有一說。古者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共器。賢侄千里相送小娘子，雖則美意出於義氣，傍人怎知就裏。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際，被人談論，可不為好成歉。反為一世英雄之玷。公子呵呵大笑道：叔父莫怪我說。你們出家人，慣妝架子，裏外不一。俺們做好漢的，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人，言都不計較。景清見他主意已決，問

大丈夫語

亦為伴  
京設法大  
又夫何必  
爾

道：賢侄幾時起程。公子道：明早便行。景清道：只怕賢侄身子還不健旺。公子道：不妨事。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小娘子，方纔叔父說路嫌疑之際，恐生議論。俺借此席面與小娘子結為兄妹。俺姓趙，小娘子也姓趙。五百年合是一家。從此兄妹相稱便了。京娘道：公子貴人，奴家怎敢扳高。景清道：既要同行，如此最好。呼道童取過拜禮。京娘請恩人在上，受小妹子一拜。公子在傍還禮。京娘又拜了景清，呼為伯伯。景清在席上叙起侄兒許多英雄了得，京娘歡喜不盡。是夜直飲至更餘，景清讓自己

臥房與京娘睡，自己與公子在外廂同宿。五更鷄唱，景清起身安排早飯，又備些乾糧牛脯爲路中之用。公子韞了赤麒麟，將行李扎縛停當，囑付京娘妹子，只可村粧打扮，不可冶容炫服，惹是招非。早飯已畢，公子扮作客人，京娘扮作村姑，一般的戴個雪帽，齊看遮了，兄妹二人作別。景清、景清送出房門，忽然想起一事，道：「賢侄，今日去不成，還要計較，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正是」

鵲得羽毛方遠舉

虎無牙爪不成行

景清道：「一馬不能騎，兩人道：小娘子，鞋襪小怎跟」

得上，可不擔誤了程途。從容覓一輛車兒同去，却不。好公子道：「此事筭之久矣，有個車輛，又費照顧，將此馬讓與妹子騎，坐俺誓願千里步行相隨，不憚京娘道：「小妹有累恩人遠送，愧非男子，不能執鞭墜鏡，豈敢反占尊騎，決難從命。公子道：「你是女流之輩，必要脚力，趙某脚又不小，步行正合其宜。京娘再四推辭，公子不允，只得上馬。公子跨了腰刀，手執渾鐵悍棒，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景清道：「賢侄，路上小心，恐怕遇了兩個响馬，須要用心提防，下手斬絕些，莫帶累我觀中之人。」公子道：「不妨，不妨，說罷，把馬尾一拍，喝」

聲快走，那馬拍騰騰便跑，公子放開脚步，緊緊相隨，於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縣地方，這赤麒麟原是千里龍駒馬，追風逐電，自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不勾名馬半日，馳驟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二則京娘女流，不慣馳騁，所以控轡緩緩而行，兼之路上賊寇生發，須要慢起早歇，每日止行一百餘里，公子是日行到一個上岡之下，地名黃茅店，當初原有村落，因世亂人荒，都逃散了，還存得個小小店兒，日色將晡，前途曠野，公子對京娘道：「此處安歇，明日早行罷。」京娘道：「但憑尊意。」店小二接了包裹，京娘下馬，去了雪帽，小二眼瞧見舌頭吐出三寸，縮不進去，心下想道：「如何有這般好女子？」小二牽馬繫在屋後，公子請京娘進了店房坐下，小二哥走來，站着呆看，公子問道：「小二哥，有甚話說？」小二道：「這位小娘子，是客官甚麼人？」公子道：「是俺妹子。」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多口，千山萬水路途間，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公子道：「爲何？」小二道：「離此十五里之地，叫做介山，地曠人稀，都是綠林中好漢，出沒之處，倘若強人知道，只好白白裹送，與他做壓寨夫人，還要貼他個利市。」公子大怒，罵道：

警世通言 卷二十一  
賊狗大胆，敢虛言恐唬客人。照小二面門一拳打去，小二口吐鮮血，手掩着臉，向外急走去了。店家娘就在厨下發話，京娘道：「恩兄忒性躁了些。」公子道：「這厮言語不知進退，怕不是良善之人，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京娘道：「既在此借宿，惡不得他。」公子道：「怕他則甚。」京娘便到厨下與店家娘相見，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店家娘方纔息怒，打點動火做飯。京娘歸房，房中尚有餘光，還未點燈。公子正坐與京娘講話，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到房門口探頭探腦。公子大喝道：「什麼人敢來瞧俺脚色？」那人道：「小人自來尋小

二哥開話與客官無干，說罷到厨房下與店家娘唧唧噥噥的講了一會，方去。公子看在眼裏，早有三分疑心。燈火已到店，小二只是不回。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裏，兄妹二人喫了晚飯。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寢。自家只推水火帶了刀棒，遶屋而行。約莫二更時分，只聽得赤麒麟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此時十月下旬，月光初起，公子悄步上前觀看。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見有人來，務能的掙鬪起來，就跑。公子知是盜馬之賊，追趕了一程，不覺數里，轉過溜水橋邊，不見了那漢子，只見對橋一間小屋裏面



燈燭輝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步進看時，見一個白鬚老者，端坐于土床之上，在那裏誦經，怎生模樣。

眼如迷霧，鬚若凝霜，眉如柳絮之飄，面有桃花之色。若非天上金星，必是山中社長。

那老者見公子進門，慌忙起身施禮。公子答揖，問道：長者所誦何經？老者道：天皇救苦經。公子道：誦他甚好處？老者道：老漢見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掃蕩煙塵，救民於塗炭。公子聽得此言，暗合其機，心中也歡喜。公子又問道：此地賊寇頗多，長者可

知他的行藏麼？老者道：貴人莫非是同一位騎馬女子，下在坡下茅店裏的？公子道：然也。老者道：幸遇老夫，險些兒驚了貴人。公子問其緣故，老者請公子上坐，自己傍邊相陪。從容告訴道：這介山新生兩個強人，聚集嘍囉，打家劫舍，擾害汾潞地方。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半月之間，不知那裏搶了一個女子，二人爭娶未決，寄頓他方待再尋得一個來，各成婚配。這裏一路店家都是那強人分付過的，但訪得有美貌佳人，疾忙報他，重重有賞。晚上貴人到時，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先差野

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說道不但女子貌美，兼且騎一匹駿馬，單身客人，不足爲懼。有個千里駒，名第一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賊人差他先來盜馬，衆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等待貴人。五更經過，便要搶劫。貴人須要防備。公子道：原來如此。長者何以知之？老者道：老漢久居於此，動息都知。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公子謝道：承教了。綽棒起身，依先走回店門。兀自半開，公子捱身而入，却說店小二爲接應，陳名盜馬，回到家中，正在房裏與老婆說話。老婆煖酒與他喫，見公子進門，閃在燈背後去了。公子心上一

評，便叫京娘問店家討酒。喫店家娘取了一把空壺，在房門口酒缸內昏酒。公子出其不意，將鐵棒照腦後一下，打倒在地。酒壺也撇在一邊。小二聽得老婆叫苦，也取朴刀趕出房來。怎當公子以逸待勞，手起棍落，也打翻了。再復兩棍，都結果了性命。京娘大驚，急救不及，問其打死二人之故。公子將老者所言述了一遍。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如此途路難行，怎生是好？公子道：好歹有趙某在此，賢妹放心。公子撐了大門，就厨下煖起酒來，飲個半醉，上了馬料，將鑿鈴塞口，使其無聲，扎縛包裝停當，將兩個屍首拖在厨

下柴堆上，放起火來，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看火勢盛了，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此時東方漸白，經過溜水橋邊，欲再尋老者問路，不見了誦經之室，但見土牆砌的三尺高，一個小小廟兒，廟中社公坐於傍邊。方知夜間所見，乃社公引導。公子想道：他呼我爲貴人，又見我不敢正坐，我必非常人也。他日倘然發跡，當加封號。公子催馬前進，約行了數里，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公子叫聲賢妹慢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言猶未畢，草荒中鑽出一個人來，手執鋼叉，擎公子便擲。公子會者不忙，將鐵棒架住。那漢且闔且

走，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激得公子怒起，雙手舉棒，喝聲着將半個天靈蓋劈下。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俺到前面林子裏結果了那駝毛賊和你同行。京娘道：恩兄仔細。公子放步前行，正是

聖天子百靈助順

大將軍八面威風

那赤松林下，着地滾周進屯住。四五十隻囉聽得林子外脚步響，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手提長鎗，鑽將出來，正迎着公子。公子知是強人，並不打話，舉棒便打。周進挺鎗來敵，約鬪上二十餘合。林子內嘍囉知

周進遇敵，篩起鑼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公子道：「有本事都來。」公子一條鐵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棒，似秋葉翻風，近着身，如落花墜地，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周進膽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公子一棒打倒。衆嘍囉發聲喊，都落荒亂跑。公子再復一棒，結果了周進。回步已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抓尋，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囉簇擁過赤松林了。公子急忙趕上，大喝一聲：「賊徒，那裏走！」衆嘍囉見公子追來，棄了京娘，四散去了。公子道：「賢妹，受驚了。」京娘道：「適纔嘍囉內有兩個人曾跟隨，响馬到清油觀，原認得我。」

纔說周大王與客人交手，料這客人闖大王不過，我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邊去。公子道：「周進這厮已被俺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你不相遇更好。」公子催馬快行，約行四十餘里，到一個市鎮。公子腹中饑餓，帶住轡頭，欲要扶京娘下馬上店，只見幾個店家都忙亂亂的，安排炊爨，全不來招架。行客公子心疑，因帶有京娘，怕得生事，牽馬過了店門，只見家家閉戶，到盡頭處，一個小小人家，也關着門。公子心下奇怪，去敲門時，沒人答應，轉身到屋後，將馬拴在樹上，輕輕的去敲他後門。裏面一個老

婆婆開出來看了一看，意中甚是惶懼。公子慌忙跨進門內，與婆婆作揖道：「婆婆休訝，俺是過路客人，帶有女眷，要借婆婆家中火喫了飯，就走的。」婆婆捻神捻鬼的，叫噤聲。京娘亦進門相見，婆婆便將門閉了。公子問道：「那邊店裏安排酒會，迎接什麼官府？」婆婆搖手道：「客人休管閒事。」公子道：「有甚閒事，直恁利害。」俺是遠方客人，煩婆婆說明，則個婆婆道：「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這鄉村歛錢備飯，買靜求安。老身有個兒子，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公子聽說，思想原來如此，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個乾淨絕了清油。

婆婆與趙景清一般見識

觀的禍根罷。公子道：「婆婆，這是俺妹子，為還南岳香願到此，怕逢了強徒，受他驚恐，有煩婆婆家藏匿片時。等這大王過去之後，方行自當厚謝。」婆婆道：「好位小娘子，權躲不妨事，只客官不要出頭惹事。」公子道：「俺男子漢，自會躲閃，且到路傍打聽消息，則個婆婆道：「仔細，有見成饅饅，燒口熱水，等你來喫飯。」却不方便。公子提棒仍出後門，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忽然想道：「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千里步行，今日為懼怕強賊乘馬，不弄好漢，遂大踏步奔出路頭，心生一計，復身到店家，大眈眈的，叫道：「大王即刻到了，酒家

警世通言 卷二十一  
是打前站的，你下馬飯完也未，店家道都完了，公子道先擺一席與酒家喫，衆人積威之下，誰敢辨個真假，還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大魚大肉熱酒熱飯，只顧搬將出來，公子放量大嚼，喫到九分九外，外面沸傳大王到了，快擺香案，公子不慌不忙，取了護身龍，出外看時，只見十餘對鎗刀棍棒擺在前導，到了店門，一齊跪下，那滿天飛張廣兒騎着高頭駿馬，千里脚陳名執鞭緊隨，背後又有三五十嘍囉十來乘車輛，簇擁，你道一般兩個大王爲何，張廣兒恁般齊整，那強人出入聚散原無定規，況且聞說單身客人也不

在其意了，所以周進未免輕敵，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劫，因千里脚陳名報道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請他到介山相會，所以整齊隊伍而來，行村過鎮，壯觀威儀，公子隱身北牆之側，看得真切，等待馬頭相近，大喊一聲，道強賊看棒，從人叢中躍出，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馬驚駭，望前一跳，這裏棒勢去得重，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那馬負疼就倒，張廣兒身鬆，早跳下馬，背後陳名持棍來迎，早被公子一棒打番，張廣兒舞動雙刀，來鬪公子，公子騰步到空濶處，與強人放對鬪，上十餘合，張廣兒一

刀砍來，公子棍起，中其手指，廣兒右手失刀，左手便覺沒勢，回步便走。公子喝道：「你綽號滿天飛，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趕進一步，舉棒望腦後劈下，打做個肉餡，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着地滾

衆嘍囉却待要走，公子大叫道：「俺是汴京趙大郎，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仇，今日都已勦除了，並不干衆人之事。衆嘍囉棄了鎗刀，一齊拜倒在地。道：「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情願伏侍將軍爲寨主。公子

便是王師  
氣象

呵呵大笑道：「朝中世爵俺尚不希罕，豈肯做落草之事。公子看見衆嘍囉中，陳名亦在其內，叫出問道：「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陳名叩頭服罪。公子道：「且跟我來賞你一餐飯。」衆人都跟到店中，公子分付店家：「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這些都是良民，方纔所備飯食都着他飽餐，俺自有發放。其管待張廣兒一席，留着俺有用處。店主人不敢不依。衆人喫罷，公子叫陳名道：「聞你日行三百里，有用之才，如何失身於賊人？俺今日有用你之處，你肯依否？」陳名道：「將軍若有所委，不避水火。」公子道：「俺在汴京爲打了御花園。」

有聲着處  
得最當

又鬧了御勾欄逃難在此煩你到汴京打聽事體如何半月之內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不可失信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把與陳名將賊人車輛財帛打開分作三分一分散與市鎮人家償其向來騷擾之費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着衆人自去解官請賞其一分衆嘍囉分去爲衣食之資各自還鄉生理其一分又剖爲兩分一半賞與陳名爲路費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魔殿門窗公子分派已畢衆心都伏各各感恩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桌擡到婆婆家裏婆婆的兒子也

都來了與公子及京娘相見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各各歡喜公子向京娘道愚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人今日借花獻佛與賢妹壓驚把盞京娘千恩萬謝自不必說是夜公子自取囊中銀十兩送與婆婆就宿於婆婆家裏京娘想起公子之恩當初紅拂一技女尚能自擇英雄莫說受恩之下媿無所報就是我終身之事舍了這個豪傑更托何人欲要自薦又羞開口欲待不說他直性漢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左思右想一夜不睡不覺五更鷄唱公子起身韉馬要走京娘悶悶不悅心生一計於路只推腹痛難忍幾

也是



可敬如鐵

遍要解要公子扶他上馬又扶他下馬一上一下將身偎貼公子挽頸勾肩萬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熱尖公子減被添衾軟香溫王豈無動情之處公子生性剛直盡心伏侍全然不以爲怪又行了三四日過曲沃地方離蒲州三百餘里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如今將次到家了只管害羞不說挫此機會一到家中此事便索罷休悔之何及黃昏以後四字無聲微燈明滅京娘兀自未睡在燈前長嘆流淚公子道賢妹因何不樂京娘道小妹有可心腹之言說來又怕唐突恩人莫惟公子道兄妹之間

補前未話

有何嫌疑儘說無妨京娘道小妹深閨嬌女從未出門只因隨父進香誤陷於賊人之手鎖禁清油觀中還虧賊人去了苟延數日之命得見恩人倘若賊人相犯妾寧受刀斧有死不從今日蒙恩人板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又爲妾報仇絕其後患此恩如重生父母無可報答倘蒙不嫌貌醜願備鋪牀疊被之數使妾少盡報効之萬一不知恩人允否公子大咲道賢妹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實出惻隱之心非貪美麗之容况彼此同姓難以爲婚兄妹相稱豈可及亂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豈可學縱

欲敗禮的吳孟子，休得狂言惹人笑話。京娘羞慙滿面，半晌無語。重又開口道：「恩人休恠妾多言，妾非淫污苟賤之輩，只爲弱體餘生，盡出恩人所賜。此身之外，別無報答，不敢望與恩人婚配，得爲妾婢，伏待恩人一日死，亦瞑目。公子勃然大怒道：「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並無邪佞。你把我做看，施恩望報的小輩，假公濟私的奸人，是何道理？你若邪心不息，俺即今撒開雙手，不管閒事，恠不得我有始無終了。公子此時聲色俱厲，京娘深深下拜道：「今日方見恩人心事，賽過柳下惠，魯男子，愚妹是女流之輩，坐

井觀天，望乞恩人恕罪。則個公子方纔息怒，道：「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爲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與那兩個响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爲假意，惹天下豪傑們笑話。京娘道：「恩兄高見，妾今生不能補報大德，死當啣環結草。兩人說話，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一路無話，看看來到蒲州。京娘雖住在小祥村，却不認得公子問路而行。京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好生

傷感却說小祥村趙員外自從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忽然庄客來報京娘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桿棒跟隨趙員外道不好了响馬來討粧奩了媽媽道難道响馬只有一人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趙文道虎口裏那有回來肉妹子被响馬劫去豈有送轉之理必是容貌相像的不是妹子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爹媽見了女兒相抱而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將賊人鎖禁清油觀中幸遇趙公子路見不平開門救出認爲兄妹千里步行相送恨途中連誅二寇大略叙

了一遍今恩人見在不可怠慢趙員外慌忙出堂見了趙公子拜謝道若非恩人英雄了得吾女必陷於賊人之手父子不得重逢矣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又喚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庄上宰猪設宴款待公子趙文私下與父親商議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妹子被強人劫去家門不幸今日跟這紅臉漢子回來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千里送來豈無緣故妹子經了許多風波又有誰人聘他不如招贅那漢子在門兩全其美省得傍人議論趙公是個隨風倒舵沒主意的老兒聽了兒子說

話便教媽媽喚京娘來問他道你與那公子千里相隨一定把身子許過他了如今你哥哥對爹說要招贅與你爲夫你意下如何京娘道公子正直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如嫡親相似並無調戲之言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管待他十日半月少盡其心此事不可題起媽媽將女兒言語述與趙公趙公不以爲然少間筵席完備趙公請公子坐於上席自己老夫婦下席相陪趙文在左席京娘右席酒至數巡趙公開言道老漢一言相告小女餘生皆出恩人所賜老漢闔門感德無以爲報幸小女尚未許人意欲獻與恩

人爲箕箒之妾伏乞勿拒公子聽得這話一盆烈火從心頭撥起大罵道老匹夫俺爲義氣而來反把此言來污辱我俺若貪女色時路上也就成親了何必千里相送你這般不識好歹的枉費俺一片熱心說罷將卓子掀番望門外一直便走趙公夫婦說得戰兢兢趙文見公子粗魯也不敢上前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急走去扯住公子衣裾勸道恩人息怒且看愚妹之面公子那里肯依一手擺脫了京娘奔至柳樹下解了赤麒麟躍上鞍轡如飛而去京娘哭倒在地爹媽勸轉回房把兒子趙文埋怨了一場趙

衛眼俗腸  
惡口自然  
者落好人  
不得

文又羞又惱也走出門去了趙文的老婆聽得爹媽  
為小姑上埋怨了丈夫好生不喜強作相勸將冷語  
來奚落京娘道姑姑雖然離別是苦事那漢子千里  
相隨愁然而去也是個薄情的他若是有仁義的人  
就了這頭親事了姑姑青年美貌怕沒有好姻緣相  
配休得愁煩則個氣得京娘淚流不絕頓口無言心  
下自想道因奴命蹇時乖遭逢強暴幸遇英雄相救  
指望托以終身誰知事既不諧反涉瓜李之嫌今日  
父母哥嫂亦不能相諒何況他人不能報恩人之德  
反累恩人的清名為好成歉皆奴之罪似此薄命不

如死於清油觀中省了許多是非到得乾淨如今悔  
之無及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也表奴貞節的心跡誰  
至夜深爹媽睡熟京娘取筆題詩四句於壁上撮土  
為香望空拜了公子四拜將白羅汗巾懸梁自縊而  
死

可憐閨秀千金女

化作南柯一夢人

天明老夫婦起身不見女兒出房到房中看時見女  
兒縊在梁間喫了一驚兩口兒救聲大哭看壁上有一  
詩云

天付紅顏不遇時

受人凌逼被人欺

今宵一死酬公子

彼此清名天地知

趙媽媽解下女兒兒子媳婦都來了趙公玩其詩意方知女兒冰清玉潔把兒子痛罵一頓免不得買棺成殮擇地安葬不在話下再說趙公子乘着千里赤麒麟連夜奔至太原與趙知觀相會千里脚陳名已到了三日說漢後主已死郭令公禪位改國號曰周招納天下豪傑公子大喜住了數日別了趙知觀同陳名還歸汴京應募為小校從此隨世宗南征北討累功至殿前都點檢後受周禪為宋太祖陳名相從有功亦官至節度使之職太祖即位以後滅了北漢

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遣人到蒲州解良縣尋訪消息使命錄得四句詩回報太祖甚是嗟嘆勅封為貞義夫人立祠於小祥村那黃茅店溜水橋社公勅封太原都土地命有司撰地建廟至今香火不絕這段話題做趙公子大開清油觀千里送京娘後人有

詩讚云

不戀私情不畏強 独行千里送京娘

漢唐臣武紛多事 誰及英雄趙太郎



